

祝枝山大明倫堂

徐林达

秋实

编写



1247.4/100

175515《话本小说》第七辑

1247.4/004

祝枝山 大闹明倫堂

根据传统弹词整理改编

徐林达 秋 实 编写



0185491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内 容 提 要

唐伯虎见秋香姑娘三笑留情，尾随去后，急坏了他在苏州的一班朋友。祝枝山见他日久不归，非常着急，即去杭州寻找。元宵佳节，祝枝山与好友周文宾酒后改扮成兄妹二人上街观灯，恰遇兵部公子王天宝。王见周美貌，抢回家中，藏在妹妹王月仙的绣房内。周文宾与王月仙久已倾慕，苦无机缘，这次巧会，得以畅诉衷情。第二天，真相大白，王天宝只好央祝枝山为媒，使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祝枝山大闹明伦堂

(《话本小说》第七辑)

徐林达 秋 实编写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建国门孢子河10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南京七二一四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.75印张 2插页 143千字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江苏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2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505·529 定价：1.15元

目 录

- 第一回 枝山除夕去武林
文宾被逼付船金..... (1)
- 第二回 追根刨底问原因
提笔挥毫改风情..... (12)
- 第三回 走街串巷解疾苦
喜笑怒骂皆是情..... (24)
- 第四回 周文宾行善救妇幼
三老板贪色失本金..... (35)
- 第五回 枝山望空托三桩
克斋唱喏摆阵图..... (46)
- 第六回 略施机巧破双阵
舌剑唇枪剥蛇皮..... (61)
- 第七回 赌眼力文宾再扮女
巧改装娘亲错认人..... (84)
- 第八回 小周德吹牛出丑
祝枝山多情挨冻..... (99)
- 第九回 猜灯谜才情初显露
充百晓假冒大公鸡..... (113)
- 第十回 王老虎抢亲失误
好阿三酒醉心明..... (130)

- 第十一回 周文宾因祸得福
王月仙堂楼留客.....(144)
- 第十二回 周文宾当面诉心曲
王月仙楼堂露真情.....(157)
- 第十三回 祝枝山登门索友
王天宝有苦难言.....(172)
- 第十四回 祝枝山为媒说亲
有情人终成眷属.....(188)

第一回 枝山除夕去武林 文宾被逼付船金

吴门才子唐伯虎，在虎丘山游玩，相逢秋香，秋香姑娘三笑留情。唐伯虎如痴如醉，随即叫只小船尾随追去，一直追到无锡龙亭镇，眼睁睁看着秋香进了华相府。唐伯虎一片痴情，自卖自身，投靠在华相府内，当个书僮。这件事，对他在苏州的一些朋友都瞒了个严严实实，真可谓“滴水不漏”。

苏州的一班朋友见唐伯虎一去不返，半年多得不到一点消息，都十分着急。唐伯虎的姑父张为川老先生一口咬定是他的书僮唐兴“得贿藏东”，要把他送到苏州府去治罪。唐兴没有办法，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哭到祝枝山家里，求祝枝山救命。枝山嘴铁心软，看到那副可怜的样子，答应一定想办法把唐伯虎寻回来。

到哪里去寻呢？祝枝山想来想去，想起来了。因为唐伯虎自从结发妻子刘翠琼去世以后，终日愁闷，会不会到杭州去找周文宾游玩散散心呢？于是立即叫了只小船，连夜动身赶到杭州。

祝枝山是怎样一个人呢？他生一副长方面孔，二条浓眉，一双斗鸡眼，还有一千五百度的近视，真是眼大无光。鼻正口方，两耳贴肉。上嘴唇厚，下嘴唇薄，所以上嘴唇把下嘴唇包了起来。连鬓胡子有一尺多长，根根墨黑锃亮。他

为人梗直，才思敏捷，就是眼睛不争气，常常吃亏上当。

苏州是苏绣之乡，不少刺绣姑娘在自己家门口绣花，不小心，一别，会把绣花针别断了，随手就把断针往街上一扔。针头被太阳一照，闪闪发亮，祝枝山一看：“啊！谁丢掉一粒金钢钻？”拾起来放在手心一搓，凑到鼻子跟前一看：“这粒金钢钻太小，嵌戒指都嵌不成。”谁知被他一搓，手心刺破了，一阵灼痛，要紧把手一甩：“啊，不对，原来是一颗火星落在我手心里！”

祝枝山走夜路也常常闹笑话。苏州沿街有的人家门上有条隙缝，屋里点灯，灯光穿过门缝射到外头，漆黑的街上一条白光。祝枝山看见不敢走了，象叫救命一样喊起来：“喂！你们这户人家太损德了！门前横根竹竿，行人走路不要绊跌筋斗吗？”小屋里的男人一听就埋怨老婆：“家主婆，你怎么搞的？收了尿布竹竿也不收回来！”妻子也弄不明白：

“我已经全部收回来，难不成漏了一根？我去看看。”门一开，门前灯光白茫茫一片，祝枝山又弄错了：“嫂嫂，不是竹竿，是你家的床单掉在地上了。”所以为了眼睛常常闹笑话。

现在祝枝山坐在船舱里，因为不知道唐伯虎的下落，闷闷不乐，正找不到地方出气。

船主人叫孔阿三，兴冲冲走进船舱：

“恭喜祝大爷，贺禧祝大爷！”

“喜从何来？”

“今天总算到了。”

“到什么地方了？”

“到你不到的地方了。”

“我要到外国。”

“外国？祝大爷，您开玩笑。杭州到了。”

祝枝山眼睛眯成一条缝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孔阿三，今天什么日子？”

“今天是大年夜，是今年的最后一天，明朝是年初一，新年第一天。”

“孔阿三，不对啊，我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吩咐祝僮来叫你的船到杭州，你讲大年夜一定可以包我回苏州，你怎么大年夜把我包到杭州来了？”

孔阿三一听，急起来了：“祝大爷，话不能这样说，船在半路上，河里冰封断路，敲冰敲了两天，这件事你老人家也不是不知道的，所以大年夜只能到杭州。”

祝枝山斗鸡眼一翻：“那你在苏州就应该讲清楚，船在半路上要冰封断路，我就不会动身到杭州来了。”

孔阿三望望祝枝山，心里话，你也太不讲道理了。“祝大爷，我要是知道自己哪天要死，就会事先爬到棺材里去等了。这怎么能知道呢？”

“你可知道，今天是大年夜，我家里有多少事要做，娘子还在依门等我回去吃年夜饭呢！”

孔阿三更是一肚子委屈：“祝大爷，我们人家虽小，也有妻室儿女，他们也在等我回去过年呢！做到这种生意，我心里也怨啊！”

“孔阿三，这样说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害了你了。”

“祝大爷，也不能这样讲，我们是做生意的，这也是生意。”

“那你放什么屁！”

“好了，总是我们下人的不对。祝大爷，你上岸吧，行李我会送到周文宾周二少爷府上。要不要给你叫顶轿子？”

“用不着，我欢喜步行走走。”

“是。”孔阿三要紧把跳板放好，竹篙一抵，祝枝山搀着竹篙，招呼书僮，踩跳登岸。“祝僮，跟我走。”

“是。”

上岸后，两人沿街坊一路走去。

杭州毕竟是省府所在地，加上湖山秀丽，林泉优美，街上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

祝僮兴奋地说道：“杭州真好，比我们苏州还热闹。”

祝枝山一听，不高兴了：“祝僮，你怎么会知道苏州不热闹呢？”

祝僮理直气壮：“那天，我出阊门去叫船，走过中市大街，街上冷冷静静，人都没有，糖果店都变成咸鱼店了！”

这一句，连才思敏捷的祝枝山都不懂了，“糖果店怎样会变成咸鱼店呢？”

“没有生意做，伙计们都扒在柜台上，一个个在大叹气，这个‘唉！’（吴语：与咸同音）那个‘嗯！’（吴语：与鱼同音），可是咸鱼店？”

“喔！你蛮聪明。所以苏州就不如杭州热闹？我问你那是几时？”

“十二月二十四。”

“今天是啥日子？”

“今朝是大年夜。”

“贼奴才！大年夜各村、镇、桥、浜都是热闹的。今朝苏州中市大街上人挤得都在喊救命了！”

“大爷，你听见啦？”

“我们是苏州人，总要帮苏州的。怎能够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？苏州比杭州热闹多啦！”

祝僮想，祝大爷有点不讲理，但又不敢辩驳。“是，是，是！苏州热闹，杭州不热闹，杭州真是一片荒凉。”

“这样也太过份啦。哈哈哈哈哈……”祝枝山还有这么一点孩子似的任性脾气。

祝枝山因为眼睛不便，走起路来一定先要看仔细，再把脚跨出去，所以走得特别慢。忽然迎面来一个人，心急慌忙，“哒哒哒哒……”奔过来，臂膀肘子往祝枝山的腰眼里“啪”一撞，疼得祝枝山眼面前十五只小菜——七荤八素。“啊哇哇哇，二阿哥！二伯伯！”

祝僮弄明白了，“大爷，你认识他的啊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不认识，你怎么会叫他二伯伯？”

“你可晓得，撞得我啊唷哇，只好叫他二伯伯。二伯伯，你慢点走。你要跑得快，当心跌断袜。”

祝僮一听又弄不懂了：“大爷，袜子怎么会跌断呢？”

“笨胚！你想想，鞋袜子要是跌断了，鞋袜子里面的东西不会不断的！祝僮啊！我看此人急急忙忙朝前走，定有要事在身上。一定是家中着了大火，不然是报丧请老娘。二伯伯啊！你要忙来尽管去忙，不要脱落一个竖心旁。”

祝僮更不懂了，“大爷，啥叫脱落竖心旁？”

“你想想，‘忙’字取消边上的竖心旁，是啥个字？”

“是亡字。大爷，你在咒他死？不作兴的。”

“我是劝他走路当心，不要慌慌张张，脱落一个竖心旁。”

主仆两人在街上兜抄曲折，直到鼓楼坊周府。祝僮上前投帖。门上正好是周文宾的贴身书僮叫周德，见二少爷的好朋友祝枝山到了，非常高兴，要紧进去通禀。

祝枝山的肚子要比别人长一圈，连忙过来把周德喊住：“周德，停一停。”

“是。祝大爷，什么事？”

“你们二少爷在家可好？”

“回禀祝大爷，二少爷很好，他经常牵记你。本来想到苏州来，实在是没有空，祝大爷今朝来，二少爷一定高兴，让我进去通报。”

祝枝山眼睛一眯，鼻子里一噤，“周德，你到里面去禀报，如果二少爷听见祝枝山到，哈哈大笑，关照开正门迎接，你就不要讲了。如果你们二少爷听见祝枝山到，眼睛卜碌卜碌转几转，嘴巴里好象吃了生姜辣椒唏哩唏哩，倒抽冷气，你就把我的话讲上去。”

“怎样说？”

“你就讲，我祝大爷此番到杭州来，不是借债，也不是避难。本来我秋天要来的，因为我家中院子里掘到一批金银财宝，每天要掘十万八千，所以没有功夫来。现在祝大爷在苏州玩得没有味道了，所以赶到杭州来玩玩，叫二老信放大胆子出来接我。”

“祝大爷，你的花头真不少。我去通禀。”周德进去了。

周文宾是杭州才子，一榜解元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非常标致，风流潇洒，是杭州城里出名的“周美人”。现在他正在书房里修剪梅桩。心想：我的好朋友都在苏州，今天是大年夜，唐伯虎、祝枝山、文征明一定在一起饮酒吟诗，多么高兴，而自己一个人冷冷清清，最好能来个朋友陪陪我就好了。朋友中谁来最好？最好是祝枝山。

周德门帘一掀，跨进书房：“禀二少爷，苏州祝枝山，

祝大爷到。”

“啊！哈哈！”这么巧！我正在牵记他，他果真就来了。再一想：不对。这年残岁末，他苏州不住，赶到杭州来做什么？一定是他在苏州欠了不少的债，特意来向我借钱的。所以眼睛卜碌卜碌直转，嘴里唏哩唏哩直响。

周德一看：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忍不住笑了。

“周德何故发笑？”

“祝大爷赛过仙人，猜得真准。他说：到里面通禀二少爷，倘若二少爷听见我祝枝山到，眼睛卜碌卜碌直转，嘴巴里唏哩唏哩直响，就叫我把他的话讲上去。”

“他叫你讲些什么？”

“他是啰哩啰嗦讲了不少，有的话我也没有记牢。总之一句话，他现在发财了，特地大年夜到杭州来玩玩的，叫你放心，胆子放大了去接他。”

周文宾想：祝枝山真有趣，我的念头都被他猜着了。吩咐开正门迎接。

正门大开，僮儿两边站立，周文宾把祝枝山接到正厅，分上、下首站定。

祝枝山蛮客气，抢先一步：“二兄，我与你春天一别，直到如今，今日得睹尊颜，实是三生有幸！祝枝山有礼了。”一躬到底。

周文宾开心啊！别人讲，祝枝山的便宜货难沾，现在机会来了。我来沾个便宜，把手一挥：“罢了，少顷领赏。”

祝枝山斗鸡眼一眯：“喔唷唷！二老信，你把我当佣人了？”

“是啊，小弟沾便宜了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好！我让你再开心开心，祝枝山有礼了。”又是一躬

到底。

“已经对你讲过，罢了，少顷领赏。”

祝枝山突然哈哈大笑起来。笑得周文宾莫名其妙：“老祝，何故如此大笑？”

“我们苏州人大年夜去上朋友的坟，都要行两个礼的。”

“啊哟哟，狗头放屁！”

两位解元公坐定，僮儿送过香茗，茶罢收杯。祝枝山长叹一声：“唉！”

周文宾心里有点不高兴了。我一本正经把你接到厅上，又没有得罪你，叹什么气啊？“老祝，今日除夕，在我厅堂之上长吁短叹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“二老信，我不要说叹气，我哭都哭得出来。我的二老信啊——”

“啊哟哟！”这下更好啦，反而哭起来了！“老祝啊！”祝枝山就把唐伯虎外出后，至今下落不明的事说了一遍。

周文宾一听，原来如此。不过我连唐伯虎的人影子也没见过。“老祝，唐兄不在此地。”

“你不要骗我，否则他会到啥地方去呢？”

“这种关系人命的大事，小弟岂能哄骗于你。”

“啊！”祝枝山看到周文宾惊讶的神情，晓得唐伯虎确实不在杭州。如果唐伯虎真的在杭州，周文宾说的的时候要笑出来的。唉！看来这趟苦白吃了。“二老信，我要告辞了。”

“噢！”周文宾感到奇怪，凳子也没有坐热，就要走了。“老祝！为何来去匆匆？”

“我是寻唐伯虎来的，苏州的唐兴还在伸长头颈等我消息。唐伯虎的姑父张为川太横蛮，如果小唐没有消息，定要

把唐兴送苏州府治罪。所以我要赶快回去。”

周文宾想：祝枝山这人真好，为了帮个僮儿，大年夜赶到杭州，现在又要匆匆赶回去。能交这样的朋友是我的福气，让我来安慰安慰他吧。“老祝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请我兄在此玩过上元佳节，我陪你一起返回姑苏寻找唐兄，再与为川老伯评理，决不使唐兴为难就是了。”

祝枝山连连摇手，“不行，过了灯节，唐兴早被苏州府捉进监牢了。”

周文宾一听，想：我有办法。“这倒不妨。苏州府是我父亲的门生，待我修书一封，命人即刻送去，也就是了。”

“对。你的爷是吏部尚书，是官行里的老板。这些知县、知府都是你爷的伙计，伙计总归听小开的，蛮好蛮好，这下我也可以放心了。”

他们正谈得起劲，船主人孔阿三来了。他与祝僮一起把祝枝山的行李搬到书房后，到厅堂上来向祝枝山讨船钱。一看两位爷有说有笑，谈得正起劲，所以不敢进去，只好把头一伸一缩，在寻找机会。谁知被祝枝山看见了。

“孔阿三，头不要一伸一缩，伸头也是吃一刀，缩头也是吃一刀。”

“是，是，是。”孔阿三涨红面孔走进厅堂，见过周文宾之后，心想：我开口讨船钱总有些不好意思。这样吧，祝枝山是聪明人，我说话给些音头，他就会晓得的。

“祝大爷，我与祝僮兄弟一起把你老人家的行李搬到书房了，我要开船回苏州了。”

祝枝山一听就明白了，噢！向我要船钱。要船钱应该明明白白地讲，用不着这样打碎水缸荫过来。你要兜圈子，我也假痴假呆：“蛮好，你快点开船吧。”

噢！孔阿三想：怎么这样木头木脑呢？我要讲清爽些：
“祝大爷，箱子、行李都已经向你的僮儿交代清爽了，我的东西……”

“我的箱子、行李全交代清爽了，蛮好，你也可以走了。”

孔阿三想：祝枝山怎么还没有拎清，怎样说呢？都急得要哭出来了！

边上的周文宾耐不住了：“老祝，船家是向你索取船金。”

祝枝山望望周文宾，你来得正好，刚才我向你行了两个礼，现在要罚罚你了，我祝枝山的便宜是沾不得的。“啥！坐船还要付船钱，这是谁订的规矩？”

周文宾想：什么话啊？坐船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。“老祝，是你坐他的船，难道还要小弟付船金不成？”

祝枝山一听，好，我正要你讲这句话。“二老官，这句话你讲对了，我的船钱就是要你付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讲个道理给你听。”

周文宾对祝枝山看看，心里想：不是我替你付不起船钱，今朝我倒要听听你的蛮理。“好，你讲。”

“我与唐伯虎是啥关系？”

“朋友。”

“我与你是啥关系？”

“朋友。”

“唐伯虎与你是啥关系？”

“也是朋友。”

“好！你听好！周文宾与祝枝山是朋友，唐伯虎与周文

宾是朋友，祝枝山与唐伯虎也是朋友。唐朋友瞒了祝朋友、周朋友，不晓得去找哪一个老朋友。祝朋友为了朋友，吃辛受苦去寻唐朋友。你这位周朋友不顾朋友，蹲在家中吃吃喝酒。唐朋友与周朋友，祝朋友与唐朋友，祝朋友与周朋友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祝朋友够朋友，而周朋友怎样可以算是好朋友？”

周文宾被他左一个朋友，右一个朋友，弄得头都昏了，但听听句句在理，所以脱口而出：“小弟讲不过你。”

“讲不过，就快点付船钱。”

周文宾怨啊，“好，狗头，便宜了你。”

“谁叫你受我两个礼呢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欲知祝枝山要生什么风波？请看下回。

第二回 追根刨底问原因 提笔挥毫改风情

周文宾无可奈何，只好吩咐周德到帐房中去拿五十两银子，交给孔阿三作船金。

孔阿三一听赏五十两，哈哈，这么多啊！反而不敢拿了，连忙说：“二少爷，五十两太多了。”

周文宾是少爷脾气，派头蛮大，手一挥：“余下来的赏给你了。”

孔阿三要紧叩头道谢，真没想到，讨饭讨到一碗蛋炒饭。双手接过银子，揣在怀里，赶紧返船上，准备好路上的饭菜，启程回苏州。

周文宾告诉祝枝山，今年父亲准备入阁拜相，哥哥镇守边关有功，所以皇上大悦，准备翻造门楼，现在新书房已经造好，今夜就请老祝住在新书房。祝枝山一听蛮高兴，两位解元立起身，往新书房而来。

一路上，周文宾不断向老祝述说别后思念之情。只因周文宾有老母在堂，要他时时承欢膝下。因此他只恨没有缩地神行术，缩得苏杭两地通，与老祝朝暮得相逢。

祝枝山点点头：“二老信，你讲得蛮对。要是有了缩地神行之术就好了，你如果想我们苏州朋友，人往地下一缩，就到苏州了；想娘时，再一缩又回到杭州。你早上一缩，夜里一缩，头一缩，手一缩，脚一缩，尾巴一缩，做只六缩